

李自成

第九卷

兵败山海关

姚雪垠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李自成

第九卷

兵败山海关

姚雪垠 著

本书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自成. 第九卷 兵败山海关/姚雪垠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5. 1
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

ISBN 7-02-004926-5

I. 李… II. 姚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4984 号

目 录

招降失败	
(第 1 — 2 章)	(1)
决计东征	
(第 3 — 7 章)	(52)
多尔袞时代的开始	
(第 8 — 9 章)	(198)
兵败山海关	
(第 10 — 15 章)	(255)

招降失败

第一章

从三月十六日到三月十九日，吴三桂的人马和从宁远撤退的百姓陆续进关。临榆县城，只是一个军事要塞，进关的百姓不能在弹丸小城停留，必须穿城而过，在山海关内一二个县境中暂时安顿。这些进关的百姓有些是将领的家属，比较能够得到好的照顾；有些是一般的穷人百姓，无衣无食，加上天气凛冽，苦不堪言。他们个个愁眉不展，想着自己抛别家园，抛别祖宗坟地，抛别许多财产，来到这无亲无故的地方，一切困难都不好解决，不免口出怨言。表面上是抱怨朝廷，心里边是抱怨他吴三桂。

这一切情况，吴三桂都看在眼里，听在耳中，压在心头。他也感到前途茫茫。当人马经过欢喜岭时，有幕僚告诉他：从宁远来的百姓都站在岭上回头张望，许多人都哭了，说这不该叫欢喜岭，应该叫做伤心岭。

吴三桂是十六日到过山海关，十九日到了永平府。因为有皇上的手诏，催他火速赴京勤王，所以他在山海关只停了半个白天和一个夜晚，将一些事情部署就绪，十七日一早就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，向北京前去。虽然他一再命令手下的文武官员对进关百姓要好生安顿，可是由于他自己不能在山海关多停，所以实际上也不可

能很好地安顿百姓。

从山海关到永平，本来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，但是他按照平日行军的速度，走了两天。为的是北京的情况他不很清楚，害怕同李自成的人马突然在北京接战；同时也不愿一下子离山海关太远，万一战斗失败，会进退两难。所以他一面向永平进发，一面不断地派出探马，探听北京消息。

他这次离开宁远，来到关内勤王，并不是真想同李自成决一死战。对于自己人马的实力，吴三桂和周围的官员都很清楚。凭这些人马，能否挡住李自成的大军，他心中毫无把握。可是他不能违背皇上的圣旨，只有入关勤王。另外，他也想到，即使不进关，他在宁远也迟早会站不住脚。自从去年多尔袞扶立皇太极的幼子登极，满洲朝廷曾经互相争权，多尔袞杀了几个有力量的人，将大权操在自己手中。去年秋天，多尔袞已派兵攻占了宁远附近的几座重要军事城堡，使宁远变成了一座孤城。从那时起，宁远形势就空前的险恶。所以，吴三桂之奉诏勤王，放弃宁远，实在也是因为担心宁远不会长久凭守的缘故。

当吴三桂率领宁远将士和老百姓向山海关撤退的时候，宁远附近的满洲人马没有乘机前来骚扰，也没有向他追赶，分明是有意让他平安撤出宁远，顺利进关。当他抵达山海关后，便立即得到探报，说是清兵已经进入宁远城，不费一枪一刀，将宁远拿去了。留在城内的百姓已经入了大清国，也已经按照满洲的风俗全都剃了头发。于是吴三桂明白：从此以后，他在关外就没有退路了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更不敢贸然向北京前进，宁可晚一步，也不要将他的几万辽东将士拿去孤注一掷。同时，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，在开往北京的路上，他对山海关的防守事务念念不忘。山海关原有一个总兵官，总兵官下边有一员副将、两员参将，另外还有游击将军等等，但人马只有三四千。高起潜离开的时候，带走了一千人，留下的人马现在统统归吴三桂所属了。他将山海关的人马大

部分带来永平，而留下他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五千精兵，镇守山海卫城。他一再嘱咐：山海关必须严密防守。这不仅因为在同李自成的作战中，山海关是他的惟一退路；而且也因为要防止清兵从宁远来夺取山海关。所以他到了永平，仍然对山海关放心不下，派人回去下令，要镇守将领不断派细作探听清兵动静，同时又吩咐让一部分将领的眷属住到城内来，这样既可使眷属得到妥当照顾，又可使将领们下死力守卫山海卫城。

十九日下午，约摸申时，他到达永平城外。住下不久，他立即从知府衙门和自己的探马处获得一个重要的消息，使他大为震惊。原来消息说：唐通已于十六日在居庸关投降，北京三大营的人马也在昌平和北京之间的沙河不战自溃，李自成十七日晚就到了北京城下，北京正受到大顺军的猛攻。他曾经想到唐通不是李自成的对手，但没有料到唐通会不战而降。唐通、白广恩，他都认识，在辽东同清兵作战的时候曾经在一起。白广恩投降的事他也听说了，他没有震动，因为那是在陕西省境内，离北京还远着呢！居庸关却是离北京最近的大门，唐通又是与他同时受封的伯爵，军中派有太监监军。居庸关形势险要，唐通本来可以据险守下去，为什么要将李自成迎进关内？既然唐通投降，勤王人马就只剩下他一支了，变成了孤军。唐通原也是一员名将，不战而降，他吴三桂又有什么办法救援北京呢？

吴三桂正在焦急、忧心，忽然中军禀报：“总督大人从城里来了。”

吴三桂正要同王永吉商议，立刻到辕门去迎接，心里说：“好，来的正是时候。”

明朝习惯，向来是重文轻武。可是如今形势不同了，一则吴三桂已经受封为伯爵，二则兵荒马乱，总督手中没有多少人马，倒要仰承吴三桂的力量，所以王永吉名为总督，实际地位却好像是吴三桂的高级幕僚。他从山海关一天就回到永平，竭力为关宁大军筹

措粮秣，两天来忙碌不堪。同吴三桂见面不久，两个人就开始密谈。谈到北京局势，吴三桂说，唐通不在居庸关据险而守，却不战而降，使他感到不解。王永吉说：

“居庸关守不住，唐通投降，我是早有所料了。唐通手下只有三千人马，经不起谋士和部将的劝说，不投降又有什么办法？如今只有忠臣义士，誓死为君为国，才能在危急时刻为皇上真正出力。”

他的话是鼓励吴三桂不要效法唐通，但不敢明白说出，只好婉转地露出这个意思。吴三桂一听就很明白，说：

“我吴三桂世受国恩，如今离开宁远，全部人马开进关内，宁远百姓也带来了一二十万。我上不能不尽忠报国，下不能对不住我的将士和百姓，惟有与流贼决一死战！”

他说得慷慨激昂，王永吉也深受感动。他们都明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，北京能不能坚守很难说。两人一面谈着一面不由地深深叹息。随后王永吉抬起头来问道：

“伯爷，这闯贼挟二十万众前来，京城危在旦夕，不知伯爷有何上策，以救君父之难？”

吴三桂沉默不语。他很清楚：纵然现在北京尚未攻陷，可是他只有三万人马，如何能对付二十万气焰嚣张的敌人？何况敌人先抵北京，休息整顿，以逸待劳，他贸然前去，岂不是自投陷阱？他只有这点家当，一旦失败，不惟救不了皇上，连他本人以及数万关宁将士也都完了。所以他一时没有主张，低着头不作回答。王永吉又说道：

“伯爷，京师危急，君父有难，正是我辈为臣子的……”

话没有说完，吴三桂忽然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正是我辈为臣子的临危授命之时。当然要星夜勤王，不能有半点犹豫。三桂蒙皇上特恩，加封伯爵，纵然肝脑涂地，难报万一。不管是否还来得及，都得火速进兵。倘能与流贼决一死战，解救京师危险，三桂纵然死在沙场也很甘心。”

王永吉连连拱手，点头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伯爷如此慷慨赴国家之难，俟贼退后，朝廷必将给以重赏，以酬大功，而且功垂青史，流芳名于万世。”

吴三桂说：“敝镇在此不敢多停，今夜就挥兵前进。请大人留在永平，火速筹措军饷粮秣，不要使关宁将士枵腹以战。”

王永吉一听说筹措粮秣，就露出来一点为难脸色，说道：“筹措军饷自然要紧，只是如今冀东一带十分残破，粮饷难以足数。然而勤王事大，本辕自当尽力筹措，只要大军到达北京，朝廷虽穷，总可以设法解决。”

吴三桂问道：“以大人看来，我军赶到北京，还来得及么？”

王永吉说：“这话很难说，我辈别无报国良策，也只有尽人事以待天命了。”

吴三桂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说不定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王永吉问：“将军何时起程？”

吴三桂回答说：“我想马上召集诸将会议，然后立即驰赴京师，不敢耽误。会议时务请大驾亲临，对众将指示方略，说几句鼓舞士气的話。”

王永吉说：“好，请将军立刻传令众将议事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参将以上的将领都来参加会议了。这些关宁将领，都已知道居庸关和昌平的守军投降，三大营在沙河溃散的消息。现在来到吴三桂的驻地，都是想听听吴三桂有何主张。他们对于驰援京师，心中都很茫然，所以听吴三桂说明军事形势以后，一个个互相观望，都不做声。

吴三桂等了片刻，只好说道：“关宁数万将士和二十万人关的父老兄弟、将士眷属的身家性命，都系于此战，你们怎么都不吭声啊？”

王永吉也说道：“国家存亡，决定于你们这一支勤王兵。赶得快，北京有救；赶得慢，北京就很难守了。”

一个总兵官说道：“一切惟伯爷之命是听。”

接着又有两个总兵官说道：“是，是，请伯爷和制台大人下令，要我们进兵就进兵。”

吴三桂看到这种情况，知道将领们对驰救北京都有为难情绪。但是他本人在王永吉面前不能露出丝毫畏怯。否则万一北京能保住，李自成退走了，那时王永吉奏他一本，他就会吃不消。所以他慷慨说道：

“本镇世受皇恩，多年来为朝廷镇守辽东，亲戚故人、部下将士为国丧生的不计其数。如今本镇奉诏勤王，虽然迟了一步，但我们放弃了关外土地家产，抛却了祖宗坟地，孤军入关，所为何来？目前局势虽然险恶，我们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我们后退一步，万一京城失守，我们将成千古罪人。而且流贼一旦占领京师，必然向我们进攻。我们如今已没有多的退路，顶多退到山海关。弹丸孤城，既无援兵，又无粮饷，如何能够支撑下去？所以现在惟望诸君，随本镇星夜奔赴北京，一鼓作气，在北京城下与流贼决一死战，以解北京之围，这是上策。请各位说说你们的意见。”

听了吴三桂这几句话，有人表情激动，但多数脸色沉重，神情忧郁，仍然不肯做声。吴三桂望望王永吉，说道：

“请总督大人训示。”

王永吉心中对驰援北京这件事也是毫无信心，但是他身为总督，奉旨亲催吴三桂火速勤王，所以他不能不说几句鼓舞将领忠君爱国，誓与“流贼”不共戴天的话。将领们听了他的话，显然无动于衷，仍然相对无言。吴三桂面对这种情况，也不再将会议拖延下去，他就将军事重新作了部署，下令半夜动身，向北京迅速进军。留下两千步兵，同王永吉的督标营人马驻守永平，以便在情况不利的时候退回这里，凭着石河，另作计较。

当吴三桂从永平动身的时候，王永吉前来送行，谈话间问起作战方略，吴三桂说：

“据我估计,李自成必攻西直门或德胜门,此时已经占据地利,以逸待劳。我军如何进击,只能临时再定,现在很难预谋。”

王永吉知道吴三桂心中毫无把握,就向他建议,将一部分人马驻在城外,与敌人对峙,一部分人马开进北京城中,协助守城,城内城外互相声援,较为稳妥。

吴三桂摇摇头说:“关宁人马只能在城外驻扎,恐怕不能进北京。”

王永吉说:“不然,不然。倘若闯贼攻西直门、德胜门或阜成门,将军何不从朝阳门或东直门进入北京?”

吴三桂小声叹了口气,说道:“皇上多疑啊!难道大人还不清楚?崇祯二年,袁崇焕督师去北京勤王,与满洲兵相持在朝阳门外,因为相持日久,疲惫不堪,请求皇上将他容纳进城。皇上疑心他要投敌献城,恰恰遇着有人说他暗与满洲勾结,于是皇上就将他逮捕下狱,后来杀掉了。家舅父当时带兵随袁督师勤王,只好带着自己的部下逃回辽东。这件事我常听家舅父和家父谈起,为袁督师鸣不平。今天难道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么?”

王永吉只好点点头,不再说话了。

吴三桂又接着说:“敌人既然围攻北京,通州地方谅已被流贼攻占。我担心他们以重兵驻扎通州,阻击关宁勤王之师。如果那样,战争就不会在北京城下进行,而是在通州运河岸上打,救北京就更难了。”

两人互相望望,不由地同时叹了口气。王永吉只好说:“请伯爷放心率军起程,后边的事情我自当尽力为之,不过……”

尽管大军在吴三桂率领下,半夜起床,不到四更天气就出发了,好像确实是在星夜勤王。可是出发以后,却按照平常的行军速度向北京走去。

二十日下午,大军到了玉田县。这里谣言甚多,都说李自成已于十九日早晨破了北京皇城,皇后在坤宁宫自缢,皇上和太子不知

下落。吴三桂和他的将领正在怀疑这谣言是否确实,跟着又有派往京城附近的细作跑了回来,说京城确已失陷,皇后自尽,皇上和太子没有下落。过了一会儿,又有细作回来,禀报的内容完全相同。这使吴三桂感到非常突然和震惊。他知道京城守军单薄,人心已经离散,恐怕难以固守,但没料到这么快就失陷。他立刻下令部队停止前进,随即召集亲信将领和幕僚商议对策。

会议开始后,吴三桂眼含泪花,很痛苦地说道:“本镇没想到会成为亡国之臣,此刻心中悲痛万分。如今我们进也不能,退也困难,究竟怎么好,请你们各位说说意见。”

有一个总兵官先说道:“京城已经失陷,我们勤王已经没有用了,不知道皇上下落如何,也不知道老将军和府上家人平安与否。”

吴三桂说:“古人常说:国破家亡。如今我们遇上了。现在皇上生死不知,想来我的家庭也一定已经被流贼屠杀。老将军看来也会为大明尽节。”

说到这里,他滚出了眼泪,又连连叹息说:“国破家亡,国破家亡……”

吴三桂的亲信将领和幕僚们都被京城失守的消息震动得不知所措,谁也说不出好的主张。有人建议迅速退兵永平,凭着石河,抵御李自成的进攻。有人主张退兵山海关。还有人主张干脆重回宁远,向满洲方面借兵,收复北京。但每一项建议提出,都立刻招来反对意见。因为永平和山海关都非长久立足之地,而重回宁远已经根本不可能了。于是又有人提出,可否在关内另外找一个立足的地方。可是关内并没有这样的地方。他们的人马除原在山海关的几千人之外,都是从宁远来的辽东将士。他们对辽东地理熟悉,人情风土熟悉,一到关内变成了客人,去哪里寻找立足之所?在商量的过程中,大家还想到,李自成必然要派人前来劝降,不降就要派兵前来攻打。这些紧急问题在吴三桂的心头猛烈盘旋,也在将领们和幕僚们的心头盘旋。过了一阵,吴三桂见大家实在拿

不出来好的主张，他自己站了起来，说道：

“如今京城已破，皇后殉国，皇上和太子下落不明，我们……”

忽然间他哽咽起来，泪如泉涌。将领们也都跟着落泪，有的人纵然忍住泪水，也莫不悲伤低头。尽管在离开宁远的时候，吴三桂没有能够迅赴戎机，从山海关来的时候也是畏首畏尾，担心勤王无功，反被李自成消灭了他的关宁家当，但是此刻那种几千年传下来的、自幼在他心灵中打下深深烙印的忠君思想突然盘踞心头，使他深深地感到亡国之痛。他流了一阵眼泪，又对将领们说：

“本镇奉旨勤王，恨不能立刻挥兵北京，与流贼决战，收复京师。可是，我们兵力有限，又无后援，数万将士的粮饷也成问题。方才各位所谈意见，都是出于一片忠君爱国之心。只是此事必须仔细斟酌行事，以求万全。”

将领们说道：“全凭伯爷主张。”

吴三桂接着说：“敌兵势众，我们势单，不暂时退兵，自然不行。只是退到永平，不能御敌；退到山海关，也不能御敌。敌兵必然进兵追击，我们如何能够以孤军守孤城？”

众人听了吴三桂这几句话，都不觉点头。有人想到向北朝求援，可是不敢说出口来，因为一旦满洲出兵，会是什么后果，谁都没有把握。大帐中没有一点声音，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主帅的脸上。

吴三桂接着说道：“皇上和太子都没有下落。据探报说，流贼进城的时候没有遇到抵抗，没有发生巷战，所以皇上和太子显然不会死于乱军之中。会不会他们在流贼进城之前逃出京城，藏入民间……”

将领和幕僚们纷纷点头，有些人在绝望的心头上产生了一丝希望。

停了片刻，吴三桂又说下去：“倘若皇上和太子能够不死，变换衣服，在混乱中逃出京城；只要他们不被流贼找到，大明江山就不会完。如今江南半个中国完整无缺，财富充足，人马甚多，不会使

闯贼南下得逞。畿辅、山东刚被贼兵占领，人心也还向着大明，只要皇上和太子有一个能逃出京城，全国就有了主心骨，不仅南方臣民将始终效命，营救圣驾，即畿辅、山东、河南各地豪杰，亦必纷纷起兵勤王，使流贼无喘息时刻。我们目前处境虽然很难，可是救国家救皇上就在此时；立不世之功，流芳万代，也在此时。”

听了这话，众人心中略觉振奋。有人站起来，焦急地向吴三桂说道：

“伯爷，事不宜迟，如何找到皇上和太子，找到之后，如何迎来军中，请伯爷训示。”

吴三桂随即命一个亲信中军，立即派细作密查暗访，赶快找到圣驾和太子的去向。他说，“据我猜想，皇上知道我军勤王，必从朝阳门或东直门逃出京城。由于城外到处都有闯贼的人和逻骑，只好藏身在什么地方。你派人只在这一带乡下暗访，说不定就在通州境内。”

中军说了一声“遵命”，退出大帐。

“忠孝不能两全。自古尽忠的不能尽孝，尽孝的不能尽忠，当国家危亡时候，实难两全啊！”吴三桂长叹一声，滚出两行热泪来，接着说，“我从前原想着，纵然国家艰难万分，还可以拖上数十年，所以将父母送往北京城中居住，好使朝廷对我不存疑心，没料到我会成了亡国之臣……”

天色暗下来了。吴三桂平日喜欢宴客，如今国难当头，家难当头，虽然不再举行酒宴，却按照往日习惯，将少数将领和幕僚们一起留下来吃晚饭。饭后大部分将领各回本营，部署军事，以备非常，只留下少数将领和心腹幕僚在帐中继续商议。

约摸二更时分，忽然探马禀报，崇祯皇上已于北京城破时吊死煤山；太子和永王、定王都被李自成找到了。吴三桂在精神上重新受到巨大打击，感到绝望。原来抱有的一丝幻想，现在破灭了。他不觉失声痛哭，随后把将领们重新叫来，连夜商量对策。

会上,有人建议立即为先帝、后发丧,传檄远近,号召京畿豪杰,共为先帝、后复仇,驱剿“流贼”,匡复明室。但是商议很久,吴三桂没有采纳。他比一般将领心中更清楚:倘若找到了崇祯和太子,自然可以号召天下,在他是忠君爱国的义举,而崇祯和太子也等于奇货可居。但现在崇祯已死,太子又落进李自成手中,凭他手中这一点兵力,匆匆忙忙为先帝、后发丧,传檄远近,其结果只会对他十分不利。

也有人主张赶快退兵山海关,远离京城,免得被李自成突然袭击。吴三桂听了也摇摇头,因为他断定李自成还不会马上派兵打他。

当有人大胆提出是不是能借用满洲力量时,吴三桂只是猛抬头看了看说话人,之后竟未置可否。倒是大家一致猜想,满洲可能会乘机进兵。如果满洲进兵,他们被夹在满洲兵和北京之间,应当怎么办呢?大家反复商量了一阵,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,只决定暂时屯兵玉田,观望等候。同时多派细作,随时探听北京、沈阳两方面的动静。

三天过去了。虽然北京城门把守很严,不许闲人进去,吴三桂派去的细作轻易进不了城,但是城内消息还是传出不少。传得最盛的仍然是拷掠追赃、奸淫、抢劫一类事,将北京城内形容得十分可怕。每个消息都燃起吴三桂对大顺军新的仇恨,使他常常咬牙切齿大骂:

“流贼果然不能成事!”

关于保定方面,他也知道,刘芳亮于三月十五日破了保定,沿途还破了一些州县。由于兵力分散,到处局势不稳,刘芳亮到保定之后,人马只有一两万人,没有力量增援北京。

另外,他还知道,大顺军派人去天津催粮,到处都遇到零星抵抗。京畿士民一天比一天不再害怕大顺军了。大家对李自成在北

京的所作所为愈来愈不满，思念明朝的心也愈来愈深。

最使他震动的是来自关外的消息。他知道几天前满洲开始火速地将人马向沈阳集中，显然是准备南来。这既使他振奋，也有些担心。因为满洲的意图，他并不清楚。如果是想来争夺山海关，他将如何是好呢？

这时不断地有细作回来禀报北京情况，也带来不少谣言和传闻。譬如拷掠追赃的事，就被人们大大地夸大了，好像北京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。譬如说李自成根本没有当皇帝的命，他只要一坐皇帝的宝座，便立刻看见有一丈多高的人穿着白衣服在他面前走动，使他感到阴森可怕。他也不能戴皇帝的冠冕，一戴上就头疼。还有谣传，说李自成进城后要在北京铸造永昌钱，结果失败了。用黄金铸造御玺，也铸造不成。这些都增加了吴三桂和将士们对李自成的蔑视，而自信他们总有机会能把李自成赶出北京，恢复明朝江山。

吴三桂也曾派出人去打探他北京的家中情况。可是胡同口有兵丁把守，不准闲杂人出进。所以他对父亲和一家人的情况一直搞不清楚。只有一点他明白：他们已经被软禁了，被拘留了。

自从到了玉田，知道北京失守、皇上殉国以后，吴三桂的心中常常有一种亡国之痛，而现在这种国亡家破的痛苦比前几天更要加倍。前几天他还存着许多侥幸心理，现在这侥幸心理差不多已成过去，眼前明摆着的是他的父母性命难保。想到这些，他的脑际不觉浮现出父母双鬓斑白的影子。同时他也想到他的结发妻子。尽管最近几年他对她很冷淡，但毕竟是结发夫妻，她曾经替他生儿育女。还有许多亲属，也都跟父母在一起。想着所有这些亲人和他的父母都将被杀害，他心中感到刺痛。就这样，他思前想后，揣摸着各种情况，有时暗暗地揩去眼泪，有时叹一口气，有时又忍不住咬咬牙说：

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如今只好与流贼周旋到底了。”

这天晚饭以后，吴三桂吩咐速速传知参将以上将领和重要文官，四更以后前来大帐议事。

会议开始后，吴三桂先把近几天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了一遍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们人马虽然很能打仗，可是毕竟人数不多，不能前去北京，也不能留在这里。前去北京是孤军深入，而贼军以逸待劳，对我们显然不利。留在此地，贼兵来打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容易受他包围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迅速撤军，一部分撤到山海关，大部分撤到永平待命。”

一个将领问道：“是否准备在永平与流贼决一死战？”

吴三桂说：“临时再定。要是我们全部去山海关，流贼会认为我们胆怯逃走，他就会于四月上旬在北京僭号登极。我们大部分人马暂驻永平，他知道我们无意撤退，心中就要掂量掂量。说不定他就不敢马上登极。倘若他到永平同我们作战，我们就要看看他出兵的人数。如果他全师而来，人马众多，我们可以再退到山海关。”

又一个将领问道：“山海卫是一个小城，流贼哄传有二十万人，少说也有十几万，我们能否在山海卫城下作战，请大人再考虑。”

吴三桂冷冷一笑：“本镇自有良策。战争打起来，我们必胜，流贼必败。流贼一败，将不可收拾，那时北京就可以收复了。”

有人似乎明白了吴三桂的用兵方略，有人还不甚明白，互相交换眼色。吴三桂知道他们心中存疑，接着说道：

“我已经派人探知，北朝正在集中兵力。想来他们获知北京失陷，必会倾巢出动。倘若李自成来到山海关与我们决战，我们只要坚持数日，北朝人马将从某个长城缺口直捣北京。彼时北京城内空虚，李自成必定仓惶退兵。而西边既有清兵拦头痛击，东边又有我军追赶，流贼岂能不败？即使北朝不从长城缺口南下，而在长城以外驻扎，我们也可差人前去借兵。历史上向外人借兵的事并不少见。我们常听说古人有一个申包胥，吴国灭了楚国后，他就向秦